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十五回 小呂布思兄探望 曹天吉誤打花家

話說曹天吉睡到三更，忽見曹天雄滿頭是血，立在牀前叫道：「賢弟啊，為兄的死得好苦啊，快快往揚州去與為兄的報仇。賢弟若要報仇，只問花虹便知。賢弟啊，為兄的在此與爾說，爾可知麼？」說完望天吉身上一推，曹天吉大叫一聲：「噯喲！哥哥啊哥哥，爾在那裡？」急忙坐起身來四處觀看，只見牀前一閃忽然不見，想道：「我睡夢之間見我哥哥立在牀前，說道死得好苦，要我到揚州去報仇，又說若要報仇，只問花虹，說這話一發奇怪，敢是花虹謀死我哥哥麼？果若是他謀死，我即去報仇。」正在想，忽聽得母親高聲大喊道：「我兒在那裡？天吉快來。」曹天吉聽了答道：「來了。」連忙起來，拿了燈火走到母親房中，將燈放在桌上叫道：「母親半夜三更為何大聲叫喊？為著何事？」曹母叫道：「我兒，我正在熟睡，忽見爾哥哥跪在牀前，滿頭鮮血，聲聲叫著為娘的，道他死於非命，要做娘的叫爾去江都縣報仇，一陣陰風倏然不見，嚇得我心驚膽戰，故此叫喊。」曹天吉道：「母親啊，爾也夢見哥哥麼？」曹母道：「難道我兒爾也夢見麼？」曹天吉道：「方才孩兒正在好睡，只見哥哥亦是滿頭鮮血，要孩兒前去報仇，又道要報仇只須問花虹，敢是花子能謀死哥哥？」曹母道：「噯喲！兒啊，母子一夢相同，料想凶多吉少，我只生爾兄弟二人，教我好不心疼。爾兄長身亡，爾今休得耽擱，快些打點收拾到揚州去與爾兄報仇，也要早些回來安我的心。」曹天吉道：「孩兒若去揚州，母親獨自一人在家，教孩兒如何放心得下？」曹母道：「不妨，菜蔬柴米件件皆有，若要買些零星什麼，勞動隔壁鄰右之人代買。」曹天吉道：「母親昨夜說身體不安，未知可好麼？」曹母道：「做娘的雖有些不爽快是不妨的，兒，爾放心前去便了。」此夜母子二人俱睡不著，直到天明，收拾幾件衣服隨身打做一個小小包袱，因天氣炎熱不用行李，又帶了那枝百藥毒刀，吃了早飯，拜別母親道：「母親請上，孩兒就此拜別。」曹母道：「我兒罷了，只是爾路上須要小心，到了揚州問明真消息，須當見機而作，不要任性妄行。」天吉道：「曉得。只是母親在家要保養身體，不可因思想哥哥傷心煩惱。若有人問孩兒那裡去，母親不可說去報仇，只說出外就回。」曹母道：「這個我曉得。兒，爾放心去罷。」曹天吉拜了四拜，立起身來，叫道：「母親，孩兒去也。」提了包袱，拿著一枝短棍重四百八〇斤，遂出了門直望揚州而去。那曹母倚門張望，直到望不見了才閉了門走進房來，止不住兩眼垂淚，只是傷心，總是丟不下兩個兒子，想了又想竟想出病來。幸虧得隔壁有個何婆婆人叫他何媽媽，他為人還好，常常來看曹母，這何媽媽後來也是來死在一處的。這日來看曹母，見他臥病，請個醫生來看。醫生道：「這病乃心思之病，叫他寬心便好。」留下藥而去。何婆婆將藥煎與曹母吃了，誰知吃藥猶如吃水一般全不見效，只有重，沒有輕。

那一日忽然昏迷不醒，何媽媽見了甚是著急，正沒奈何，忽聽得打門之聲，忙走出來開門，一看卻不認得，遂問道：「爾是那裡的？要尋那人？」爾說此人是誰，原來就是花榮，那花榮一路來到江西南昌府問到曹家，問道：「此處可是曹家麼？」何媽媽道：「正是，爾是那裡的？」花榮道：「我乃揚州江都縣花府差來的。」何媽媽道：「爾來此何事？」花榮道：「奉花少爺之命來請二教師。爾這媽媽是誰？二教師可在家麼？」何媽媽道：「我乃曹二教師的鄰居，叫做何媽媽，因二教師到揚州去了，他的母親患病在牀，我在此服侍他的。爾既到此，請進來坐。」花榮遂走到廳上坐下，何媽媽將門閉了，也到廳上拿一杯茶送與花榮吃。花榮道：「有勞媽媽。」吃完了茶說道：「我此來豈不空走了。」何媽媽問道：「爾到此何事？」

花榮道：「因大教師曹天雄在我家教少爺的拳棒，誰知來了一個施必顯與曹天雄對敵，卻被施必顯一兩錘將曹天雄打死，所以少爺叫我來請二教師去報仇。」那何媽媽一聽此言大驚，叫道：「不好了。」回身就走，走到曹母房內叫道：「曹老娘不好了，爾的大官人在花府被人打死了。」那曹母正在昏迷之際，若是說別的話聽不明白也就罷了，聞說曹天雄打死乃是他切己之事，卻聽得明明白白，遂叫一聲：「天雄我的兒啊！爾死得好苦呵！」只叫得這一聲再也不做聲了，雙腳一直，雙手一伸，動也不動，一道靈魂去尋曹天雄做一處了。這花榮分明是曹母催命鬼，一到就請他歸陰去了。那何媽媽見此光景一發著急，回身就走，走出大門來大聲叫道：「地方人等快來救命呵！」那花榮上前一把扯住問道：「爾這半癡半呆的婆子，為何叫救起來？」何媽媽道：「爾這小賊種到來罵我，都是爾來嚇死了人，教我怎麼不要叫救？」花榮道：「死了那個？」何媽媽道：「就是曹母死了。」花榮道：「又不是那個去打死他殺死他，叫地方則甚？」何媽媽道：「這個曹母未曾死慣，況且他兒子又不在家，倘或二官人回來不見了母親豈不問我要人？那時叫我那裡去弄個人來還他？」花榮道：「不妨，有我在。」誰知何媽媽方才叫喊之聲早已驚動了鄰右人等，走來問了明白，大家說道：「這是他病死的，與爾們什麼相干？我們大家是曉得的，若二教師回來，我們自然會替爾說，爾們只管放心，如今去買棺木來收殮。」那花榮自然要幫何媽媽料理的，買了棺木收殮明白，又買些禮物，不過魚肉之類，煎煮好了奉祭曹母。二人因辛苦了，遂將祭物拿來配烹調好了，又多買些酒，二人吃得大醉，閉好門戶。時已二更將盡，二人因吃得大醉倒身就睡。酒醉的人分外好睡，誰知何媽媽因醉了要睡，連廚下也不去巡看，致火星落在草裡一時就燒著起來，烈焰冲天，二人吃得大醉一些不知，皆被燒死在內。那隔壁鄰右也有睡的，也有未睡的，那未睡的見曹家火起吃了一驚道：「不好了，曹家火起了，大家救火。」那睡的聞叫也起來了，大家向前救火。

等爾來救時火已滅了，惟燒曹家一間而已，這也是天火要燒他一家，就是何媽媽與花榮也是注定在火裡死的不題。且說地保至次日與鄰右人等計議將三人骸骨收埋。只將曹母骸骨另埋，曹天吉回來就有著落與他。

且說曹天吉從旱路而去，花榮從水路而來，所以不曾相遇。

那日到了江都縣，來到花府門口，怒氣冲天道：「我哥哥死在花虹之手，待我打進去與哥哥報仇。」即時舉起四百八〇斤重的棍將門亂打，卻打不開。見了耳門，遂將耳門打進，逢物便打，一重一重的打進去，打到第三廳。那些閒人都道：「花家近來要敗了，九日打三次，看他如此打法又要打出人命來了。」

不說眾人在旁閒說，且說那花府管門的進去吃飯，所以不曉得，此時吃了飯走出來，聽得廳上乒乒乓乓亂打亂喊，吃了一驚，急忙出來，上前一看叫道：「二教師幾時到的？為何打上門來？」曹天吉道：「我要打死爾這老奴才。」管門的聽了慌忙走進裡面去報花子能知道。花子能聽了忙走出來雙手亂搖道：「二教師不要打，爾兄長是被施必顯打死的，不干我事，爾怎麼將我廳堂打得如此模樣？」曹天吉道：「我哥哥被施必顯打死麼？」

那施必顯是何等樣人，為著何事打死我哥哥？花子能道：「爾且歇息，待我告訴。」遂將前事說了一遍。曹天吉聽了氣衝牛斗，大罵：「施必顯！爾這狗男女，爾敢打死我哥哥麼？我安肯與爾干休！」又哭道：「我的哥哥啊，爾乃威威武武的奇男子，烈烈轟轟的大丈夫，為甚死得如此好苦？」又道：「少爺，爾也是有勢力之人，為甚麼我哥哥被他打死了爾不教施必顯償命？難道人命關天就如此罷了麼？爾何不寫一封書與我，是何道理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怎說沒有？我寫了函書差花榮去請爾來報仇，為何反來埋怨我？若不寄書去爾如何曉得來？」曹天吉道：「我何曾接爾甚麼書來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怎麼沒有？六月初八日施必顯打死爾令兄，初九日我就修書發與花榮去了。」曹天吉道：「我初九夜三更，夢見我哥哥，初十日即時起身，何曾見花榮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敢是錯了路？爾說夢見令兄，是怎樣的？」曹天吉道：「那晚我睡到三更，夢見我哥哥滿身是血叫我來報仇，說要報仇只問少爺，我只道是少爺謀死的方才打進，如此多多得罪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若是高興再打，爾若打完了我再來買。」曹天吉問道：「那施必顯住在那裡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住在山西。」曹天吉道：「又來騙我了，他住在山西怎麼到爾府上來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他是流落來的。」曹天吉道：「我怕不曉得，只問爾現時他住在那裡。」

花子能道：「住在李榮春家內。」曹天吉道：「如此說我就去。」花子能一把扯住道：「爾曉得李榮春家住在那裡？」曹天吉道：「不曉得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卻又來，人也認不得路也不知就要去，待我叫花興帶爾去。」遂叫道：「花興，爾同二教師到李榮春家去。」花興道：「叫我吃酒吃飯我就曉得，叫我去相打我卻不曉得。」曹天吉道：「不要爾相打，只要爾帶路。」

花興道：「如此說二教師隨我來。」曹天吉別了花子能隨花興而去。

花子能見曹天吉去了，心中大喜，來見秦氏道：「少奶奶，曹天吉到了。」秦氏道：「為何來得如此之快？」花子能道：「說也奇怪，曹天雄在生英雄死了也有靈，他魂歸故土托夢與曹天吉，所以曹天吉就到此要報仇。如今到李榮春家中去，只怕施必顯要死在小呂布手裡了。」秦氏道：「什麼叫做小呂布？這是什麼典故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就是《三國志》的呂布，他生得標緻，武藝高強，王司徒用了美人計鳳儀亭戲貂蟬，所以刺死董卓。」秦氏道：「敢是唱戲那小生，插雉雞尾拿方天朝刺董卓那個呂布麼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不錯，那唱戲是假的，真的是不曾見過，如今看小呂布似真的一樣。」秦氏道：「怎麼能得見他？」花子能道：「這也不難，我與他廳上吃酒，爾就閃在屏門內偷看，豈不就見了？」秦氏道：「果然不錯，待我也看個小呂布是怎樣的一個人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只怕爾見了，日夜要惡睡呢。」秦氏道，「虧爾說得出口，自己的夫妻說這個話來，豈不是個烏龜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不過說笑而已。」那花子能不說與秦氏曉得也罷，又許他見曹天吉，所以秦氏與曹天吉通姦弄出天大的事來，皆是花子能平日作惡之報。

且說曹天吉隨了花興一路來到李府門口，日已西沉，李府大門早已閉了。那李榮春與施必顯在書房吃酒閒談，李榮春道：「施兄，我家母見令妹聰明伶俐，意欲為螟蛉之女，與我說了幾次教我來與兄說知，不識尊意何如？」施必顯聽了呵呵大笑道：「雖然蒙夫人見愛，只是烏鴉難入鳳凰群。」話尚未完，只見管門的李茂走進報道：「啟稟大爺，外面來了一個後生，自稱江西曹天吉，說什麼要來與兄報仇，坐名要叫施大爺出去打話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江西曹天吉？既說要來與兄報仇，諒是曹天雄之弟來報兄仇了。李茂，動不如靜，爾去回他說施大爺不在這裡便了。」李茂道：「老奴也說沒有什麼姓施的，他就大聲喝罵狗奴才亡八罵不住口，一邊罵一邊將大門亂打，□分兇猛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大門是打不開的，由他去打罷了。」施必顯聽了此言，立起身來暴躁如雷，高聲大喊：「噯喲！噯喲！駝大曹天吉敢如此無禮，擅敢打上門來？李兄爾說動不如靜，我看爾也是個有志氣勇猛的大丈夫，威風滾滾的奇男子，為何今日反怕他起來？爾不要管我，他既來尋我，我就與他見了高低便了。」一腔怒氣奔出書房。李榮春放心不下，也隨了出來。來到廳上，忽見家人急急走來報道：「不好了，曹天吉打進來了。」施必顯道：「不妨，有我在。」

取了雙錘飛步趕來。那曹天吉已打到頭廳，大聲叫道：「施必顯我的兒，快快出來吃我的棍。」施必顯道：「曹天吉我的孫兒，爾施爺爺來了。」不知二人如何廝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